# 我熙媛……换偶

（一）

「我该怎样称呼你？」

才第一次见面的俊朗男人，站在我背后，俯首於我耳畔，柔声询问。他温热的吹息，刺激我敏感的耳际，立时教我身子一颤。

「用英文名字——Ｂａｒｂｉｅ？」

直到今天黄昏，此人与我三十四载的人生，并无交集。但，现在，我立於他跟前，娇小的身躯，背靠在他宽阔、结实的怀抱里.

「叫你在演艺界的绰号——Ｓ？」

这个晚上，我和他只是刚刚认识. 我绝对不是个水性的女子，可是，他那双陌生的臂弯，早已从后轻轻圈住，我引以为傲的小蛮腰。只要他有那个意思，随时都可以，在我密实的衣服裙子外……上下其手。

「还是唤你——熙媛？」

三十分钟前，在那个引见彼此的饭局里，我尚对这码子丑事，犹豫未决…半小时后，我竟跟他在这特制的房间独处。懦弱地合上黑框眼镜下的双眸，我没作丝毫反抗，决定暂时任由他……处置。

「抑或最适合的——汪太太？」

如果在半年前，有人预言，六个月后，我将会背叛挚爱的新婚丈夫，我一定会狠狠赏他一巴掌，痛骂胡说八道！然而，此时、此刻，向来保守的我，居然当真在干着，这样的勾当……

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

世人眼里，我是个既幸运又幸福的女人吧！少女时代，就出落标致，在娱乐圈，出道早，成名也算快。

长大后，跟同为影星的台湾帅哥男友分手，几年间，都再没对像。不觉三十出头，满以为可能嫁不出去了，却又意外在对岸邂逅了新欢——小飞.

是缘份吧，我俩都有一见锺情的感觉，热恋两个多月，便闪电结婚。丈夫深深爱我，年轻有为，家业丰厚……我这段婚姻，羡煞不少女人。

不过，风光背后，我却有不足为外人道的烦恼…………我的……性生活。

在婚前，大家从认识到拍拖，只过了短短两月多。我虽已非处子，也不想让他觉得，我是个随便的女人。所以，等到办妥结婚手续的当晚，我才首次跟他……同床。

新婚燕尔，同样三十出头的丈夫，方当壮年，之前又从未尝碰过我，洞房花烛夜，肯定会很激情吧……我虽生性害羞，心底亦着实期待，夫妻首度灵欲结合……

可惜，从初次亲热至今，已大半年了，丈夫在那方面……实在……原来他的……那话儿……很短小，又常常难以兴奋. 到好不容易……勃起了，却总是半软的……耐力也不持久，而且很多时候，更无法……射精，草草收场……

可不知情的亲友、传媒却老在『关心』我何时怀孕。为了自欺欺人，有次记者访问，我还假装说漏了嘴：『老公身体超好的，做过就知道呀』……唉，真是哑子吃黄莲。

六个多月来，情况都没改善，我却不好意思宣之於口……其实他明明对我充满热情，每周的多个日夜，都想努力满足彼此。可结果却……每况越下……一次又一次，半调子的房事，全搔不着我的痒处……更别说……快感……满足……高潮了……

我也是个有正常需要的成熟女人……长达一百八十多日，雨露不沾，委实十分……难熬……

近来，我真的每天都好想、好想……要……

真的好想……有个男人……能够好好宠幸我——

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

我闭着眼睫，感到身后的男人，正把面孔往我右边的长发凑去：「……那我叫你熙媛，你叫我邢俊吧。」

「嗦……」男人——邢俊把鼻子埋进我乌黑油亮的发丝，深深吸一口气：

「好香……你的头发好香……比在电视广告上看到的更漂亮。」他提起圈住我腰间的右手，摸着我过肩的柔顺秀发：「还很柔软……真是爱不释手。」

「熙媛……」他很自然地把我右侧的头发，拨到右耳后面，让我的半边脸孔，分明呈现：「如果我让你感觉不舒服，你要告诉我。」随着这句风度翩翩的宣告，邢俊的举措，开始更进一步——高耸的鼻尖，厮磨我右脸的鬓角、耳朵、耳背、耳珠……

不管是嫁人前，更遑论现在结婚后，我从来没试过，让一个近乎完全陌生的男人，如斯亲近我。我打了个冷颤，心头砰砰乱跳……「呼……」他往我耳道断续地吐气，痒得我两肩耸缩：「好洁白的耳朵，好像贝壳一样……」

他用唇片撩拨我的右耳，忽前忽后、忽上忽下；继而张嘴，含住耳垂，舌尖舐舔，双唇细啃，徐徐啜弄：「雪啜……雪啜……」我敏感得侧头避开，他却顺势沿着耳际，向下往颈项吻去，教我又起了一阵鸡皮疙瘩「啜……啜……」

拨开我的长发，邢俊应该是在亲我后颈上的刺青：「六芒星纹身……对，你身上刺青挺多的……」

他的右掌绕到我的左颊上，轻力地想把我的右脸，扳得朝向他的面孔。虽然我始终合着两眼，但也猜得出来……邢俊想和我……亲嘴：「熙媛，来……」女人接吻，要看感情。我可以让他碰我、亲我，可要我跟一个毫无感情基础的男人四唇相触……我，办不到……

我偏头拒绝，邢俊也大方地没有用强，只吻着我的右脸：「不要紧，等以后我们熟悉了再亲吧……」

他的右手下移，来到我盘护在胸前的两手上，抚摸我右手手背的花状刺青：

「连手的皮肤也这么滑溜……」

邢俊持续亲着我的右腮，一边轻拉开我叉在身前的右手。他用右掌揉着我的手指、掌心：「手指又长又滑……被你爱抚，一定很舒服……」我不觉被他瓦解了护胸的姿态，他一直放在我腰间的左手突然上溯，一下子便斜按在我外衣上右胸的位置。

我想阻止他的胸袭，但我的右手，早被他的右手牵住；我的左手才刚扬起，却慢了一步，右边乳房，已被他隔衫把握住……我在最外面套着一件黑色长袖罩衫，中间是一条白色休闲连身短裙，贴身的则是刻意挑选，质地较厚的运动形胸围。明明隔住这三重衣物，可是邢俊对我右乳的搓揉，还是使我浑身一软……

我把左手按在邢俊的右掌上，想停止他的握捏——此时，这间奢华套房，天花板上的扬声器，却突然传出声音：「把外衣脱了吧……老婆。」

（二）

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

柏西达的话：很多年前，在巨豆、风月等论坛创作过《调教柏芝》后，就再没有写过幻想女明星的文章了。但近这两、三年，对身兼轻熟女、人妻的本文女主角，很是沉迷，於是重燃写作欲望。在色城潜水很久了，见到举行徵文，毅然浮上水面。题材算是近年大热的NTR 吧，跟旧作一样，希望有较细腻的心理描写。话说因为徵文规定叙事者要是第一人称，自己第一次挑战以「我」的女性角度来讲故事，感觉不容易啊……在描写女星的相关细节上，向来是「考据派」（？），所以精心挑选了女主角真正穿过的服装充当「戏服」，特附上照片，以供延伸幻想……最后，如有喜欢本故事女星的同好，请多多发言呀，之前一个回应都没有，超寂寞的（泪奔）～～

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

真的好想、好想，有个男人能够好好宠幸我——当然，我只想这男人，是我丈夫，我的枕边人，我唯一的终身伴侣。於是，我鼓起勇气，跟丈夫两个人在家里，坦白感受。事前反覆思量，我每句说话，都很小心用字，尽量不伤害他的男性尊严，表达我的想法。希望他跟我开诚布公，找出彼此在床第之间，究竟有甚么问题，再一起克服、解决，让大家能有美满的婚姻生活，及早生儿育女。

半年来鱼水不欢，丈夫也许早料到，我会有此一问吧。他并不隐瞒，说自己悄悄去过医院作身体检查。报告结果，与其说是生理毛病，无异属於心理问题更多。因此，生殖科的医师，便把他转介给心理医生诊治。

我闻言松了一口气，心头大石，可说放下了一半。如果，他是身体器官有先天缺陷，或者曾出过后天的意外，说不定就无法医治了。但心理障碍嘛，随着向心理医生倾诉，接受辅导，配合药物，日子有功，问题应该肯定能解决吧！

很自然地，我好奇起来，继续询问：「你的……心事……是甚么？告诉我好吗？看我能怎样……帮助你……」显然，他刚才说出来的，只是我较容易接受的事情，提到最重要的部份，便吞吞吐吐：「我若说出来……你一定会……吓怕的……」

「都是两夫妻了，你先尽管说. 」诚恳地看着挚爱的眼睛，我跟他四手相握。

脑里念头急转，最坏的情况……会否是他小时候，受过甚么人的性侵犯，以致长大后，蒙上心理阴影？

沉吟良久，他的神情，像是决定辖出去：「你也知道，我妈跟我爸离婚，独力在外国养大我。她一个女人在异地，难免寂寞。她交往过不少男人，华人、老外等等都有。那时，我们经济环境很差，两母子住在很狭小的地方。所以，我曾好几次意外窥见我妈在和不同的男人那个……」一直耐心倾听至此，我不禁伸手掩住嘴巴。莫非，因为撞破了母亲和其他男人的好事，自此留下了阴影烙印，影响至今？难道，他由此变得讨厌女人，讨厌跟我……亲热？

「那时，我正值青春发育期……那些场面……对我太具刺激……深深影响了我……到我后来开始跟女生交往，问题便逐渐浮现……」「你也发觉了吧……我很难才能兴奋起来……其实，不单止对你，在婚前交过的几个女朋友，我全都有……这方面的问题……」「我只有在对她们、对你……进行某种幻想时……我才比较容易……进入状态……」他没再说下去，似乎十分难以启齿。

我知道只差一步，就查明问题核心：「幻想……性……性幻想吗？我……无法引起你……哪种幻想？」

「幻想，早已满足不了我……所以我才……振作不起来，满足不了你……」丈夫重重地摇头，没有正面回答，反而话锋一转：「因为，我越来越想，将对你的那些幻想……从幻想，变成……真实……」

「心理医师听毕我的病情，建议我说：我若把幻想实现，发泄出来，对我的身心状况，应该大有改善。那么，我的……表现，慢慢就会好起来，令你怀孕的机会，也会变高……」

「老公，你直说吧」说来说去，他的幻想，究竟是甚么？「我做妻子的，也有责任,我会尽量配合你的。」我做好心理准备，感到自己绯红了脸：「你想我实现你的甚么幻想？你说吧是制服诱惑？角色扮演？我只求，千万不要是暴力的SM。」

「熙媛……」丈夫抬起头来，缓缓地道出，我没猜想到的，可怕答案：「从第一眼看见你开始，我就在幻想……到你接受我追求，到我娶了你之后，我每天、每天，都在作着种种幻想……幻想，不，我想在现实中，看见其他男人……碰你……」

「我想亲自安排你，和其他男人……亲热，然后，我在一旁，亲身、亲眼看着你...」

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

当邢俊隔着黑色罩衫，开始触碰我的胸襟时，天花板上的扬声器，忽然响起。

促成邢俊和我会面、亲热的丈夫，首度开腔：「把外衣脱了吧……老婆。」听见这句没良心的说话，一直闭目忍耐着的我，禁不住睁开眼来。眼前，是一面足足有整个房间般宽阔、巨大如整块墙壁的明亮镜子。镜上清晰反映，一对俊男美女，双双站在镜前。邢俊正从后半抱住我，左手隔着黑色外衣，按在我微微隆起的右胸。这情状，表面看来无比亲密，若有外人在场，只会以为，邢俊和我是登对的夫妻吧。可是，这一切，完全并非我的所愿，而是出於我真正的丈夫刻意、精心的安排。

今天出门前，我自然毫无细意打扮的心情。我避免穿得漂亮，不想被丈夫，与及素未谋面的邢俊，有所误会，以为我心里，其实在期待此事。我刻意朴素，长发简单地披肩，脸蛋完全不施脂粉，更架上一副黑色粗框眼镜，冷冰冰的。可我矛盾地知道，纵使只是素颜，我仍别具清纯诱人的味道。

上身套着一件黑色长袖罩衫，虽然下身是一条长不过膝的白色短裙，但浅啡矮靴上，穿着严实的灰色长袜裤，论保护性，应该很足够了，然而，当下，我的另一半，却竟主动开口，着我褪下外衣。

通过镜面，邢俊见到我张开了眼睛。好像为免我尴尬，他在黑罩衫上揉胸的左手，立刻很具君子风度地，停止动作。这体贴的举动，教我暗暗有点感激。为甚么，懂得尊重我的，居然不是应该保护我的丈夫？反而是这个，我在事前，视他为『变态』、『色狼』的人？邢俊没有说话，似乎在等待，我对头上扬声器传来的要求，会作何反应。

我心中，五味杂陈。既羞，且怒，又伤心，更委屈。为甚么，我居然嫁了一个，有这种异常心态的老公？我怨怼地，看着眼前镜墙：「我都……这样……配合你了……你还不……满意？」答应被一个陌生男人，像刚才般如斯对待，已是我的极限了。隔着几重衣服，我才能勉强接受，可如今，丈夫却更过份地，命令我去除保护。

我无法看透的这面镜墙，实质是一块「阴阳镜」。镜墙另一边的房间里，我的丈夫，从一开始，便在通过单向的玻璃，窥看着应该只属於他的爱妻，被另一个男人拥抱、舐吻、抚摸…丈夫享受着，我完全无法理解，只有他自己能体会的诡异快感。

扬声器静默了一会，传来回答：「我想看着你被摸……不要隔着……那么多衣服……」那么多衣服？我总共才穿了三件！而且还有一件是内衣，丈夫竟说着这种荒唐话，我都不敢去瞧，邢俊在镜上是甚么表情。

事前，我严肃地跟丈夫约法三章，强调我只是勉为其难，才牺牲配合他这异样的欲望。而我对自己的身体，绝对有着，要坚守的底线。但是，事到如今，难道我大怒翻脸，拂袖而去吗？丈夫费尽唇舌，央求我满足他这禁忌的幻想一次，背后苦心，只是为了治好他的心病，好让大家从此房事顺利，能够生儿育女。如果，我现在半途而废，将来，他的情况，想来只会变得更差，一切更难挽回。我，好像有选择权。但，其实，根本无从选择。

我幽幽地叹气：「只是……脱掉外衣……就行了？」「对，只脱掉外衣就行了……」听见我让步，扬声器传来的声线，好像振奋不少：「然后，让邢俊伸手进你的裙子，解开内衣……让他直接摸到……你的身体……」

这哪里是『只脱掉外衣就行了』而是想让妻子的胸脯，直接落入另一个男人的手里。想不到，我还未声张，先我一步开口的，却是邢俊：「小飞，这样会不会太急进了？」

能够亲手触碰我的身体，我以为邢俊只会求之不得，没想到，他竟顾虑到女儿家的感受：「别把熙媛……逼得太紧了……」丈夫无视邢俊，只一味哄我：「我只要求到这样……不会再过份了……答应我，好吗？老婆……」

都到这份上了，既然当初毅然豁出去，现在唯有硬着头皮，让这羞人的状况尽快完事吧。我只能无奈地，如此理由薄弱地，说服自己。谁叫我，真心深爱着他呢。

我黑框眼镜下的眸子，再次放弃地合上。我慢慢用被邢俊拉着的右掌，牵引他的右手，去到我黑色罩衫的最下端，无声地示意——他，可以动手去脱我的外衣。

（三）

在青少年身心开始发育，对异性最好奇的性启蒙时期，因为多次有意、无意地，目睹母亲，跟不同的男人，行其好事……结果，重重震撼了，小男生的性官能……

令他长大后，深深陷入『想见到自己喜欢的女人，跟其他男人亲热』的病态妄想里，无法自拔……

苦於长年无法达成『心愿』，这个男人的雄性机能，始终兴奋不起来……结果，在婚后大半年，都满足不了自己，和刚迎嫁的太太……世事，无奇不有。我不会说，不相信有这种事情发生。只是，我从没想到，这样的命运，会降临在我身上——

「熙媛……我想亲自安排你，和其他男人……亲热……然后，我在一旁，亲身、亲眼看着你……」

我简直怀疑听觉出了问题，可这一字一句，都出自眼前的丈夫口中。

「为甚么在结婚前，你不告诉我……有这毛病？」话才说出口，我都觉问得太笨。如果在追求我之初就坦白缺陷，我一定会被吓坏，不敢跟他交往下去……可现在，一切都太迟了。我已爱上这个男子，和他走进婚姻，成为了他的妻子……难道，我竟要在新婚才不过半载，就要向他提出……离婚吗？

不，我舍不得。邂逅之时，我可是才看见第一眼，便觉得他是我的真命天子……我好想和他在人生路上，继续走下去，组织家庭，生儿育女……我告诉自己，对他的心病，不该害怕、逃避……我应当陪在他身边，协助他努力解决.

「那个心理医师……」我回想起丈夫之前的说话：「你说，他建议你，若把幻想实现，发泄出来，情况就会好转……」

虽然已经是两夫妻了，但要我说出这种离谱的提议，还是异常尴尬：「那么，以后你跟我……亲热时，你就幻想……有其他人在……碰我吧……这样你就能……兴奋？」

丈夫摇头：「我每次……都有幻想……很快就……没效果了……」我肯定微红了脸：「但是，有几次，你比较……厉害……那时，你都在……幻想……甚么？」

丈夫遥指睡房里的电视：「那几次，我们一起在看你以前的电视剧、电影……那些其实都是我……刻意挑选过的……」

「泡沫之春、剑的雨、小武生……里面全都有，你和男人亲热的场面……我看着看着，就很兴奋……」

我想起来了。难怪他那几趟，都是在观赏途中……就突然状态比较好地……跟我……做爱……

天呀……他这心魔……当真已经病入膏肓……

想着想着，我终於控制不了情绪：「太、太荒谬了！难道你就真的这么想让我……和其他男人好上？！」

「即使你做得出来……我、我也绝对……办不到！」

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

「你办得到吧？老婆……」

「脱掉罩衫……让邢俊伸手进你的裙子，解开内衣……让他直接摸到……你的身体……」

我真的不晓得，丈夫在隔壁房间，叫我脱掉外衣时，究竟怀着怎样的心情？

我只知道，我的心情，肯定比他，复杂好几十倍。

虽然，我已决定屈从。但要我自己脱下外衣？这么……主动，我做不到。启齿，叫邢俊动手？更加万万开不了口……

我唯有再一次，自欺欺人地闭上灵魂之窗，再把邢俊的右手，慢慢带引到黑色的罩衫上，暗示他替我……宽衣……

邢俊懂得我的意思，却没有立刻行动，而是用右手掌心，轻按着我的右手手背，温言安抚：「熙媛，小飞他……真的难为你了……」一句短短的话语，却教我百感交集，顿时鼻头一酸。为何，安慰我的，不是丈夫，反倒是一直在『侵犯』我的邢俊？

「我也是有份……欺侮你的帮凶……」邢俊在我耳边道歉，语气十分真诚：

「对不起……」

老实说，未见面之前，我确是在暗恨，为何会有这么好色、变态的人，肯答应帮忙丈夫，出手亵玩我……

可从见面到现在，邢俊予我的印象，却越来越正面……其实，我何来资格，责怪他呢？

把邢俊扯入这浑水的，可是我自己的老公……还有，同意让他碰我的……我自己……

我轻轻摇了摇头，默然表示……我，没太怪你……「谢谢你，熙媛……」邢俊的语气像是如释重负，比起丈夫，他对待我，好像有良心得多……

不久，我感到邢俊的两手，已掀起我外衣的最下沿。他缓缓翻开黑色罩衫，我……顺从配合，举起双手，让他帮我把衣服，从衣袖、领口处褪出。

我忍不住睁开一线眼帘，偷瞥镜中倒影。褪去外衣，我就只穿着一条连身白色薄裙，裙摆长不及膝；下半身则是灰色长袜裤，及一对浅啡短靴。

出门前，我那想得到，丈夫会要我脱掉罩衫。我真后悔，随便挑了这条布料太薄的休闲短裙。眼前，裙子的前襟处，半透出里面雪白的运动形胸围。它的颜色、形状，都在镜面上，若隐若现……

是因为骤然少穿了件衣服？还是因为不安胆怯？我单薄的身子，忽然抖了一下。

「你冷吗？」邢俊察觉到了，双手从后圈住我下垂的两臂：「这样，会暖和点的……」

这一次，他并没有上下其手。只是纯粹地拥抱我，用他温热的身体，为我添暖……真的……好奇怪，我竟泛起一丝……温馨的感觉……等得我当真暖和不少，邢俊才松开双手，改移到我的裙子上方。拨开我的发丝末梢，他摸到裙领后方的拉链：「……可以吗？」我羞涩不已……只像蚊子般……轻嗯了一声。

领口的拉链，慢慢地往下拉开，直到裙子腰际的尽处——就这样，我的粉颈、玉背、纤腰，便从裙子后面，笔直敞开的拉链之间，暴露於空气之中。

邢俊反覆揩扫我的腰背，彷佛极由衷地赞美：「不愧是美容大王……这颈背、腰肢……活像白玉一般……」

他再次以我脖子的六芒星刺青作起点，又展开新一轮的轻吻：「啜、啜……」「啜……啜……」深情的唇片，一路沿着后颈，往下轻吻，一直亲到我肩背之下，胸围扣子的正上方，才温柔地停住。

暖暖的嘴巴移开，我感到四只指头，在摆弄扣子：「要解开了……」蓦地，约束我胸脯的力量，左右一松……

我白色的运动形内衣，被邢俊利索地，於雪背上解开来了——

（四）

「太、太荒谬了！难道你就真的这么想让我……和其他男人好上？！即使你做得出来……我、我也绝对……办不到！」

我控制不了情绪，朝丈夫吼出这番话，把他推到主人房外，重重地关上了门。

从那天起，我便和他分开房间睡觉。即使活在同一屋檐下，也有意避开他，不搭理他的说话，不接他的电话……因为我真的不晓得，该用什么心态来面对他。

他那些病态的自白，不断在我脑海响起——

『熙媛……从第一眼看见你开始，我就在幻想……到你接受我追求，到我娶了你之后，我每天、每天，都在作着种种幻想……」『幻想，不，我想在现实中，看见其他男人……碰你……』『我想亲自安排你，和其他男人……亲热……』『然后，我在一旁，亲身、亲眼看着你……』

娶到我这般的明星娇妻，九成九的丈夫，都会呵护备至。可我的状况，却竟然是老公想把我……交给其他男人……染指……我到底该怎么办？回台湾娘家？然后跟他分居、离婚？亲友、传媒追问原委时，我如何交代？事情，当真要走到这个地步？问题，绝对无法解决了吗？

不管是把自己困在屋里，或是走到街上透气，我依然满脑子在想着，烦得头也痛了。几天下来，吃不下，睡不好，心情遭透……而且……我好想念丈夫。

初遇以来，直到新婚半载，我俩一直无比恩爱……但如今，竟破天荒冷战了三天。是因为我太爱他吗？不过几十小时没交谈吧，我已觉得十分寂寞……甚至，凄凉……

抚心自问，离婚，我千个、万个舍不得。那么，我的选择，看来就只剩下……

彻夜不眠，苦思达旦，当我已有决定后，第四天早晨，敲门声响起了。我打开门来，见到丈夫一脸憔悴。我生的气，立时就不知都跑到哪里去了，反为他感到心疼……唉，女人，就是这样没用的生物……丈夫万分惭疚、诚恳地，跟我连声道歉，说以后绝不会再提起那件事情了，只差没跪下来当天发誓……我相信他不是哄我，而是果真打算这么做。

「那你的……问题，怎么办？」我心中主意已决，能够冷静下来，跟他好好说话。

丈夫近乎语塞：「……以后……再算吧……」

他紧张地握着我双手：「我不想你离开我……」「傻瓜……」虽然我的外貌，保养得比实际年纪小很多，其实，我比丈夫大上四岁，是母性本能吧，我没法抛下他不顾：「我不会离开你的，我是你老婆呀。」「真的？太好了……」丈夫高兴得一把抱住我，我也拥着他。我知道，他终究是深爱我的。只是他的病、他的阴影，令他无法自拔地，想见到我被其他男人……然后，他才能兴奋起来……

「我上次没问过你……」我心知机会渺茫，但仍奢望在说出『那个决定』前，图个侥幸：「你的情况，吃……『威而钢』那些……有帮助吗？」丈夫自卑地摇头：「不行……医师说，是我的心理，影响了生理……总须要心里先有了兴奋的欲望，再服药，才能有助身体……勃起……」如我所料，心病，还须心药医。我，只有一条路可走了——我鼓起勇气，正视丈夫，调顺呼吸，握着拳头，好不容易，一字一顿地说：

「我决定了。我答应你，我会满足你的幻想。」「熙媛……」丈夫的反应，又惊，又喜：「你、你……愿意？」「如果……对方只是……搂抱、亲我……我能够勉为其难……忍受……」我考虑数晚，终于决定，硬着头皮：「我可以当作是……演戏……」往日在电视、电影里，不是也会和对手演亲热戏吗？我只能如斯……自欺欺人了……

丈夫满脸感动，甚至可说是激动：「老婆，谢谢你！」谢谢我，答应你，安排其他男人，去碰我自己吗……感觉真刺耳，又荒谬……但现在，不是理性计较的时候了。

我从小到大，向来是个敢爱敢恨的女子，就豁出去吧……都打开天窗说亮话，接下来就是讨论……细节了：「你……会怎么……安排？时间……地点……」

「你既做好心理准备了，那就明晚黄昏好吗？」定是幻想压抑得太久了，丈夫显然想越快实行越好：「地点……我们有自己的地方。」「你、你们？」事关重大，每一步，我都要问过清楚明白。

「我前几任女朋友，都不愿意配合我……我为了满足心愿，所以，三年前，加入了一个……圈子……我会不时去看其他会员，交换他们的……情人、妻子……我们称之为——『换偶会』……」

我知道世上有这种团体存在。而丈夫既是好此道者，他是其中一员，对此刻的我来说，也没什么好吃惊的了……

可转念一想，立时醋意大起：「你、你碰过其他女人？」「没、没有！」丈夫分辩：「的确是有很多男人，是喜欢玩……人家的女人……但我却只想看见人家……玩我的……那些前女友不配合我，我才自己去看旁人这么做……满足一下……」

只想看见，人家玩自己的女人……丈夫这么明确表态，我虽已作决定，但听在耳中，着实……

「我们有自己的地方，有好几处。都设在外人看来，完全正派的多功能会所、酒店里。保安周全、隐密，传媒并不知情；更有高科技设备，反制一切偷录、偷拍。我前后去过不同的聚会三年了，一次岔子都没出过，你可以……放心。」丈夫继续说服我，是放开怀抱了吧，竟开始有点……侃侃而谈。

我两夫妻都是知名人士，而这种丑事若泄漏出去，我身为女人，真是连人也不用做了……我只能相信，丈夫会谨慎地保护、保障我这『私隐』……任我之前能跟他坦然商讨，当来到最后，也是最关键的问题时，我仍不禁难堪地垂下头来，搓着双手，低声问道：「人……人选呢？」用手机上了微博，丈夫让我看一张照片：「这个叫邢俊，三年前，就是他介绍我……入会。他是我认识的第一个会员……高学历，有修养，人很斯文……」与其说是临时起意挑选，丈夫更像早已属意此人……他从何时开始，就在幻想将我，送入这个姓邢的手里？也许，他很久前已一直在盘算，只是不知道如何开口，说服我接受？我也不欲多想了……

看着手机，老实说，相片中人，比我想像的变态换偶癖好者，长得……实在好看太多。三十出头，高瘦白净，西装笔拔……甚至，比丈夫……更英俊……我甩了甩头……我在想什么嘛……这跟英不英俊有什么关系？我只是为了丈夫，为了婚姻，才屈服接受被这家伙……触碰……「你看，合意吗？」丈夫用试探的语气，我感到，他无比期待我的同意。

「那有什么……合不合意……你……拿主意……」有点动气，更多的是害羞、委屈，我终于无奈地答应了，整件事的最后一环。

最后，我强调唯一的条件：「不管怎样，当我觉得不舒服……不情愿……我喊『停』时，你就要让一切……停下来……」

丈夫自然应允，却难掩喜色地，走开去打电话联络邢俊……于是，翌日黄昏，在『换偶会』其中一处会址的高级西餐厅，我在丈夫陪同下，首次跟邢俊饭聚。

真人，比照片更帅……这居然是我见到他后，泛起的首个念头……邢俊只礼节性地和我打招呼，没与我多说话，主要跟丈夫边吃边闲聊。我心知肚明，吃饭，不过是幌子，主要是给我机会，从旁观察他……饭到半途，邢俊先行离席，让我和丈夫独处。要来的，还是要来了——「你觉得……他……可以吗？」丈夫的眼神充满期盼：「可以的话，现在就上房间……」

我两颊通红，下巴一点……同意走出『换偶』的第一步……于是，丈夫领我走入升降机，去到酒店高层一间特制的房间。

房间内，有一大面透明玻璃墙，可以看见邢俊正在另一边耐心等待。玻璃墙前放着桌椅，设有对话机及扬声器……

丈夫一一解释，这面镜墙是单向透明玻璃，当我和邢俊身处另一面时，是看不见他这边的，那我就可以避免尴尬……而双方虽然隔着房间，仍可以通话对答……

怎可能不尴尬呢！一切还未展开，我已觉羞愧得要命……只是，事到临头，不容我再迟疑、反悔了……

打开通往邢俊房间所在的一扇门，丈夫亲手，牵着羞涩至极的我，亲自，送到邢俊面前，把我，交给，他。

他俩都没有说话，丈夫便退回到另一边的房间去，把门紧紧关上。

这样，就只剩下我和邢俊了。我不知所措，无助地站着，背向他，不敢回望。

我感到邢俊走来身后：「你不坐沙发吗？」

「不……」好像只有站着，随时能够逃跑，才令我有一丝安全感。

「也好，你和我就站在镜前，可以让小飞……看得更清楚。」对，全是为了丈夫……无谓拖拖拉拉了，这丑事……早点……开始，早点结束——

我放弃地闭合眼眸，大着胆子，将背靠上邢俊穿着西装的身体。

腰肢随即被一双悠长的臂弯，从后圈住，耳畔传来邢俊的柔声询问：「我该怎样称呼你？」

（五）

「要解开了……」邢俊低语一声，像在给我心理准备，下一秒，胸围扣子便一松，在我背后左右摊开。

黑色罩衫，脱下；白裙背面的拉链，敞开；现在连上半身最后的防线，也终于被解除。我紧张得心头乱跳，呼吸变促，罩杯内的胸脯，亦微微加快了起伏……

邢俊双手从我腋下探入，滑过乳房两侧，伸入胸围里，再两掌轻轻虚握，便把我的一对玉乳，完全掌控。

他两手裹住成双的嫩乳，纳在掌中，静止不动，似在彻底感受它们的形状、份量、触感、温度……

认识还不到一个小时，我的女性特征，却已被形同陌生人的他，摸个透彻……是我太天真了吗？事前，我还单纯地以为，丈夫真的只会让邢俊隔着衣服……碰碰我罢了……

我的双手本能地按在白裙前襟上，隔着裙子和内衣，想阻止邢俊继续造次。

但他的手掌，早在我衣服里跟胸脯贴肉相触，令我的举动，显得多余、徒劳……良久，耳畔响起赞叹：「我真是太幸运了……」他的十根手指，在乳肤上缓缓收拢，进一步体会我的曲线：「这是多少男人的梦想啊……」

对，至今为止，跟我有过肌肤之亲的男子，数目不多于十个……我本以为，丈夫会是我生命中最后一个男人，那想到，他竟主动将我交给……别人……「熙媛，你看着我，好吗？」邢俊的语气，忽然变得很郑重。

我不禁有点好奇，慢慢睁开含羞的眼睛，右脸微侧仰望，瞧见邢俊正在俯视我：「谢谢你……」

首次在如此接近的距离，看清他的轮廓。我再一次确认到，他比丈夫……更帅。邢俊，人如其名，有型、英俊……

「谢谢你，给我机会……」他的眼神好热切，竟教我莫名地……心中一荡……

「谢谢你给我，亲近你的机会。」道谢？我明明……任凭摆布，他没必要说这些话的，可见他还是挺……尊重我？我对他的好感，不由得，又添了几分……「我不晓得，还有没有……下一次……」身为演艺圈中人，俊男，我见得多的是，但当下邢俊的目光、话语，却深深把我吸引住：「也许，我们这第一次相遇，就是最后一次见面了……总之，谢谢你……」他的脸庞，朝向我的脸蛋，越凑，越近……我知道他想干什么，我知道应该躲开，但……

我竟允许……邢俊暖暖的双唇，印上我柔软的唇片。他没张开嘴，没伸舌头，没尝试湿吻我，只是跟我四唇相触，轻轻厮磨……毫无侵略性，他只细意地、反覆地，揩亲我的樱唇。感觉……挺好……教人不想……拒绝……

就像回到少女时代，首尝初吻，我乖乖地，昂首让邢俊亲着、亲着……他眼里的亮光、吻我的方式，真的……好温柔……

柔情地亲我，一直亲上了好几分钟，眼前的俊男，才依依不舍地移开嘴巴……我诧异于自己……居然也有一点……依依不舍……

「熙媛，如果这第一次，就是我们的最后一次了……」

胸围内的两手，像是因为情不自禁，稍为增强了力度：「请你容许我……放肆一点……可以吗？」

想放肆地……摸我？我该说……可以？还是……不可以？可以……吧？至少，到现在为止，他的作为，也没让我觉得……太讨厌……而且，丈夫会让我说……不可以吗？耳边仿佛又响起，他那段没良心的说话：“脱掉罩衫……让邢俊伸手进你的裙子，解开内衣……让他直接摸到……你的身体……‘对，是丈夫，本来就想我这样……我只是在……配合他……而已……再一次，我娇羞地低下螓首，用身体语言示意邢俊……你可以……「真的……太谢谢你了……」邢俊感激地在我额上一吻，在白裙内的双手，便开始缓缓地揉搓我的乳房。

他并不急色，两手力度，恰到好处，不单没令人产生一丝不快，反而有点……受用……

双掌贴着我的侧乳、下乳来回滑动，他不住称赞：「一手盈握，坚挺、柔滑，真是极品哦……」

没有女人不喜欢听男人的甜言蜜语。即是是在这种异常的‘换偶’状况下，我仍然感到……心中暗喜……

身体受用，心里窃喜，我按在裙子外的双手，根本没半点阻挠邢俊的意思……令他得以随心所欲地，在内衣里爱抚双峰：「熙媛，你把手放下来……」「你要让小飞，看清楚我的动作，他才会……更兴奋。」往镜子望去，我按在前襟上的双手，的确遮挡住，邢俊在裙里的动静……我微握双拳，下垂到腰间，眼睛却忍不住，聚焦在镜面上。镜像里，我布料纤薄的白裙，半透出白色的内衣。内衣之下，邢俊两手的活跃，显得十分明显——时而左右旋转、时而上下推托，用心地把玩着我的一对椒乳……目击自身被施以禄山之爪……没想到是这么羞人……我偏低了头，不敢再看。

但，不知何解，经此一望，胸脯传来的感觉，却竟似更……刺激……？

镜子另一边的丈夫……他也感到……刺激吗？见到这一幕……见到妻子被其他男人，赤手触摸裸体……他会难受吗？会吃醋吗？抑或真的只会感到……兴奋？

混乱的思绪，蓦然被峰峦上，泛起的新触感打断——邢俊摸遍了我乳肌的每一方寸后，两手的食指，改为各沿着两边乳晕，转起圈来……两只指头，一时顺时针、一时逆时针地，绕圈盘旋，像在测量乳晕的圆周：

「小小的一圈，好可爱呢……」

一圈又一圈，两只指尖，细腻地骚扰乳晕，令我遍体毛孔，一遍又一遍地扩张；酥麻的感觉，更持续地送往峰顶……

呼应手上的动作，邢俊的舌尖，同样在我耳朵上打转：「乳晕是浅浅的一圈……」

「那么——」两根食指，终于登陆左右峰顶，轻轻点住，不知何时已高高竖起的乳尖：「乳。头。呢？」

邢俊的指头，间断地，连点着两颗蓓蕾，教我上身连震：「我只摸你的‘旁边’，现在却连‘中间’都站起来了……熙媛，你好敏感哦……」敏感……嗯，我外表斯文端庄，身体却相反地，极是敏感……不单耳朵、乳房，很多部位都是……敏感带……然而，今天我的……反应，却前所未有地……强烈……

是因为丈夫半年来，都没满足到我，令我太……渴望？再加上，邢俊模样帅气，风度翩翩，让我卸下了……心防？说不定，更具决定性的，是他的……技巧……

邢俊的……调情手段，比起丈夫，高明太多……甚至，超越我婚前，任何一位男伴……

精神方面，不绝口地赞美你，复又带点挑逗；肉体上，嘴巴像雨点般勤快，细心地吻遍你的额、脸、耳、颈，既热情又亲昵；双手的食指、姆指，轻拈起岭上红梅，毫不着力地，旋转、揉捏、挟弄……

我自问是个成熟的女人，但面对这身、心兼顾的前戏，竟亦觉得……招架不住……头晕晕的，手脚使不上力气……

「越变……越大咯……」其实不用他说出口，我都感到两点乳蒂，在这漫长、集中的抚弄下，早充血得膨胀逾倍：「软软的，又有弹性，好像橡皮糖一样……」好……舒服……单是舐吻、爱抚都这么舒服了，若跟邢俊做……那回事……感觉究竟会有多……不，我怎么会胡思乱想到……那份上？我慌忙羞愧地提醒自己，这桩荒唐事，全是为了丈夫……这是第一次，同时，也是最后一次……邢俊的右手，忽然从裙子里抽出，伸向我小巧的下巴：「如果还有下一次，别再戴这种黑框眼镜来了……」

「到时，为我打扮一下……」他轻托起我的一张素颜，双唇再度趋近：「不要穿运动形的胸围，换件漂亮点的内衣……」

这是最后一次……就由得他放肆吧……我默想着，又一次从顺地，让他亲吻我的小嘴……

我俩之间弥漫着的气氛，完全不像在进行什么呕心的‘换偶’……反倒似是一对热恋情侣，在忘情拥吻……

星眸半闭，我茫然地瞥向镜墙，上面反映出情深款款的邢俊，正跟抬起头来的我，四唇互吻；裙子里，他只用左手，交错地照顾，我尖端冒起的双乳……这调情、这前戏……太到位了……我有种醉了般的错觉……「熙媛，你太美了……」他腾空了的右手，突然横于我的腰间，轻轻往后一勒，便把我本来跟他保持距离的下半身，紧靠在他的裤裆前：「你让我……好有感觉……」

刚开始让邢俊碰我时，我虽将上半身倚在他胸前，但我的下肢却微向前站，避免触及他的下半身……如今，他圈紧我的细腰，教我避无可避，白色短裙的后方，首次与他的下体碰上：「看……你让我……好兴奋……」即使隔着短裙、长袜裤及内裤，我的臀部，依然感受到他的西装裤里，高高地隆起了一个小丘……更隐约体会到，他男性部位的……大小、轮廓、热度……我又再发现一个……邢俊优胜的地方——他的……那里，感觉比丈夫……更大……更硬……

邢俊不能自已般，用右手拉着我的右手，绕到他的胯下：「熙媛，我摸你摸这么久了……」

「你也来……摸摸我吧……」我有些想挣扎，却比不过他的力气，纹着鲜花刺青的小手，便隔裤按上了他的下体……

随着这一按，他的……分身，立刻抖动了一下：「对，像我摸你般……摸我……」

他带动我的手，上下抚弄着他的裆部……他反应好大，我每摸一下，都感到裤里的东西，又胀大了一分……

我身不由己地摸着、摸着……如果这就是丈夫的……那该有多好……「对，你自己动手……」邢俊松开了他的右手，我的右掌，却仍在徐徐磨着他的下身……连我也不晓得，为什么没有把手……拿开……「好舒服……」他大口叹气：「熙媛……」

「我也来让你……」他的右手，首次贴在我穿着灰色长袜的右腿上：「更舒服吧——」

（六）

是十五分钟前？抑或十分钟前？当邢俊第一次，想和我亲嘴时……我拒绝了。

那时候，我还深信，要跟一个毫无感情基础的男人亲吻，我，办不到……可没过了多久，我却已跟他……四唇缠绵. 更不只一次，而是，一而再，再而三……虽然彼此都没张嘴动舌，只是纯粹、持久地揩碰唇片，但滋味……居然是如斯……醉人……

不独嘴巴，连事前，我以为能坚守住的上半身防线，也因为丈夫的要求而失陷——

『让邢俊伸手进你的裙子，解开内衣……让他直接摸到……你的身体……』教我万分意外……除了刚开始时的害羞、难堪，邢俊的双手，并没有令我的身体，感觉不好受……他的手指、掌心，摸遍我雪乳的每个角落，竟叫我……舒服……

他更拥有，丈夫无法相比的……雄性特徵：「熙媛，我摸你摸这么久了……你也来……摸摸我吧……」

有点用强地，他牵着我的右手，按在他的……裤裆上。那高高的、大大的、硬硬的隆起小丘，比起丈夫的……那话儿，明显生机勃勃得多……「来，你自己动手……」如果，这就是丈夫的……那该有多好？我竟无法不胡思乱想，不由主地摸着、摸着……明明邢俊早松开了手，我的右掌却像着魔般，继续徐徐隔着西装裤，按摩着他的……下体……「对，就是这样摸……」他反应好大，我每摸一下，都感到裤里的……东西，又胀大了一分：「你让我好舒服啊……」

「我也来让你……」邢俊的右手，首次贴在我穿着灰色长袜的右腿上：「更舒服吧——」

今天从家里出门时，为了保护自己，我在长不及膝的白短裙下，穿了质感挺厚的灰色袜裤。所以，邢俊的触摸，理应没给我甚么感觉，可是，心理上，我还是有很大的冲击——

下半身被触及，跟上半身被爱抚，意义相差太多……我，一个有夫之妇，竟遭丈夫以外的男人，摸着大腿……而且，腿部的咫尺之外，就是女性最私密的花园……

邢俊持续进行细心、细腻的前戏，一边亲着我的右耳耳珠，一边用左手温柔地裹转着我的左乳：「隔着袜裤……你根本没感觉吧？」他的右手，沿着灰色长袜向上爬，潜入白色裙子里，手指摸住我腰间的袜裤裤头：「熙媛，把你的袜裤，拉低一点点，好吗？」听见他这句话，我立时清醒不少……拉下袜裤？那……内裤，岂不就会露出来？然后，他就有可能碰到我的……私处……怎、怎可以？我已为人妇……那地方……我只会向挚爱的夫婿……开放……我警惕起来，在隔裤摸着邢俊下体的右手，也暂时冷静停下。他自然感觉到了，便在我耳际温声细语：「你别怕，我不会过份的……就像现在，我直接摸到你的美乳一样……我只是想……直接碰到你的……腿……」「你知道吗？你的双腿，又长又细……我以前在杂志、电视上看到，就已经很着迷了……」

我自然清楚。我长年茹素，控制饮食，锻炼瑜珈，身材长期保持纤瘦；个子虽然不高，只约一百六十公分，但一双美足，可是修长、直挺、白晢、滑溜……「我好想摸摸你的……大腿……」邢俊的右手，来回在我袜裤裤头上横移，却没有强行动手：「褪下袜裤，到膝盖处……行吗？」是游说？抑或央求？丈夫同意把我供邢俊亵玩，但他始终没有硬来，始终在尊重我。这一直让我在这『换偶』过程中，心里好过很多……也令我如今，竟不知如何……回绝他。我更好像有点……不想让他……失望？

如果，只是……摸摸大腿，我似乎想……答应他？

我瞥见自己在镜墙上的复杂神情……犹豫、为难、考虑……就是没有……明确的……抗拒。

「嗯……或者，这样吧……」邢俊彷佛看穿了我：「我们，问问小飞好了——」

他是体贴地给我下台阶？还是，他想赌一赌，我丈夫会否答应，他这个要求？

邢俊望着镜墙，改用天花板上的收音系统，能接收到的响亮声量：「小飞？」「……嗯……」房间内的扬声器，传来丈夫的声音，我却听不出，他的感情是起、是伏。

「到现在为止，熙媛和我的表现……你满意吗？」邢俊竟说得这么……直白，我感到耳根子都烧红了……

「……唔……」丈夫不置可否。但我猜想，他应该很兴奋……只是，要他坦白承认，自己喜欢配偶被人……轻薄，太难开口了吧？

「那么，我现在想把熙媛……想把你太太的……袜裤拉低一点，让我摸摸她的大腿……你觉得，可以吗？」听见邢俊口中吐出『你太太』三个字，我真恨不得耳朵能够关上……我们两夫妻，究竟在干着甚么事情了？

拒绝他吧，老公……说不可以呀……我凝望镜子，希望另一边的丈夫，能读懂我的意思。然而，我心底里，却又有另一股矛盾的思绪，好像想他……答应……好让邢俊……不用……失望……

「可、可……可以！」丈夫的答覆，比上两次只得一个单字的回应，来得十分明快、大声，叫我心头一痛……他这癖好，当真……好严重……我心痛之际，丈夫却又话锋一转：「不过，不可以……更进一步了……我暂时……接受不了……」

唉……他，还是爱着我的吧，至少，还懂得为大家设下底线……教我……想恨他，也恨不起来……

「好，我懂的。」邢俊认真地朝着镜子点头：「那你继续看着，熙媛和我吧——」

「小飞同意了……」邢俊的注意力放回我身上：「你呢？」如果丈夫说不，我自然也不会答应……但他的答覆却是……可以……虽然，我若坚拒，他和邢俊都拿我没法子……不过……我竟有几分……想成全邢俊……主要原因，是我想治好丈夫的心病……但似乎还有其他因素，在左右着我：

因为邢俊，长得英俊、待我有礼、尊重？因为他的……调情手法……高明？甚至包括……丈夫半年来，都满足不了我？

思潮紊乱……我已经忘记，是这十数分钟内的第几次了，我又再把头沉得低低的……

我的身体语言，邢俊再一次会意，像是挺兴奋地，他又把下体压上我的裙子后方……我都好一阵子没隔着裤子摸他了，想不到他那里……依然坚挺，好像更硬、更大了……

「熙媛，我知道，小飞要你这样子，你心里一定很不好受……」邢俊双手从后左右轻贴着我的脸蛋，像捧着甚么宝贝般，在我耳边柔声安慰：「尽量放松一点……我暂时都没让你不舒服，对吗？」

他凑上前来，吻我的额角：「来，闭上眼……我继续让你舒服，好不？」好……我心里的某个角落，有一丝声音，自把自为地，代替我的理智，回答了邢俊……

自我踏进这房间以来，这是我第一次，不是为了逃避、忍受，才合上眼皮……而是想放松，想邢俊让我……舒服……

「啜……」邢俊亲着我粉颈的六芒星刺青，双手再次伸入白裙敞开的拉链内，环抱双乳，爱抚搓弄……

不管是胸脯的侧边、正面，还是乳沟、峰顶，没有一公分遭到忽略，全都备受灵活指头、厚实掌心的全面呵护……

当他两手的食指、姆指，各轻轻旋动着我双峰尖端时，本已收缩变小的乳蒂，又再被他捏得越胀越大……

原来……一旦放松紧绷的神经，舒服的感觉，竟变得更多，来得更快……邢俊热切的双唇，沿着我的颈肩、背腰滑落，感觉他的嘴巴越亲越低，似乎整个人在我背后跪了下来：「雪……啜啜……」我偷瞥镜子，隐约可见，他果真跪在背后，两手已从我胸围内撤出，顺着裙子腰部，下移裙摆的背面：「好细的腰……」

白短裙后方，他双手摸上我的臀部：「真小巧呢……」他忽然稍为用力地，一捏我两边臀部：「又结实……」我又再紧张起来，无声无息间，他的手已各从左右两边，探入我的裙里，在腰前会合，放於我肚皮下的袜裤裤头上。

我感到裙子下的袜裤裤头，正被慢慢往下拉……我垂眼窥望镜墙，邢俊的双手，正将灰色的长袜裤，逐寸褪下……

蓦地，凉意传来，镜上的短裙下，我两条雪白的大腿毕现，灰色袜裤已被卷成一圈，褪至两膝间的高度。

我意识到，裙子底下的内裤，失去了袜裤的掩护. 我忙把两手一前一后，分别按子裙摆的正背两面，以防邢俊忽然……偷袭……但他好像志不在此……他只跪在我背后，双手各婆娑着，两截雪白的大腿：

「你全身都这么白哦……」

「皮肤真是滑得，像丝绢一样……」指掌或上或下、忽左忽右、时前时后，邢俊爱不释手地，抚遍露出来的美腿。

不止抚胸，就连摸腿，他也是深得要领，摸得人……好舒服……「啜……」他突然动嘴，亲起我膝盖后方来……那可是我其中一个敏感带……

我骤觉脚上一软，他显然知道找到我的弱点，变本加厉地，伸出舌头，舐舔我整条腿背：「啜啜……雪……」

湿热的舌头，又滑又快，不徐不疾，交错地犊着我一双大腿的背面、外侧……

唇揩、舌舐，两腿好有感觉……我要苦苦忍住，才不至吐出声来……明明说……只会摸我的腿……怎么忽然变成……用嘴……用亲的……太奸诈了……

我两腿都半软掉，新的刺激又袭来——舔着我大腿背面的同时，他双手又分别爬上我两边大腿的内侧，缓缓向上推进……

大腿内侧的皮肤，被两只手板仔细探索……彷若虫行蚁咬，令人既麻且痒……

虽然裙子的前后方，都被我牢牢按住，但中空的裙下，却是无法守卫. 邢俊的十只手指，不觉已游走到我两边大腿根部深处，跟内裤下沿接壤的边界……字数：5500

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

柏西达的话：终于赶及在限期前，暂完故事。等征文完结，就会修订本文，继续连载。

下一章开始，将会循序渐进地有更多肉戏，敬请期待。还是那句话，请多点红心，多作留言……这可是写作的一大动力啊！

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

（七）

嫩灰色的袜裤，被卷成一圈，褪至我的膝盖处：「熙媛，你连大腿都这么白哦……」

白色纺纱短裙下，我两截雪亮的大腿，被邢俊彻底地均匀摸透；他温热的唇舌，更吻遍大腿后面，绝少曝光的肌肤：「皮肤真是滑得，像丝绢一样……」我垂下长长的眼睫，放松绷紧的神经，全心感受着他对我的……调情……「熙媛，我知道，小飞要你这样子，你心里一定很不好受……尽量放松一点……我暂时都没让你不舒服，对吗？」邢俊刚才这番话，像向我开启了潘多拉的盒子：「来，闭上眼……我继续让你舒服，好不？」我本该忍受这『换偶』的不堪时光，现在，却彷佛浑忘初衷，尝试……享受……

原来，心防一旦放下，快慰的感觉，会来得这样多，这样快……只是被他爱抚、舐吻大腿，已这么舒服了……

如果，允许邢俊对我的身体……更进一步，究竟会有多……他好像感应到我的心思，吻啜着我腿后方的同时，他双掌又各自攀上两边大腿的内侧，步步推进，细腻探索……

指甲，若有若无地轻刮；指腹，左右折扫地滑行，痕痒、挑逗的触感，交错地沿着大腿表面，向上蔓延……

我双手勉力按住裙摆的前后方，但中空的裙底，却是无法坚守……邢俊的十只指头，终于抵达我两腿根部，跟内裤接壤的边界……跟上身保守的运动型胸围成套，这内裤的三角叉位开得并不高，可邢俊却走在犯规边缘，双手不断在腿根和三角裤两侧的柔肌上，来回搔扰：「下次别穿这种款式，有点煞风景呢……」

「和胸围一样是白色的吧？改天……换套黑色的好吗？」他跪在我背后，双手摸着内裤两侧的斜边，似想拨开裤沿侵入，但又守礼地没有用强：「我想看你穿黑色的……」

如果他的手指果真越界……我该怎么办？被他的手伸进……内裤里……我最……私人的地方……就近在咫尺……

我本能地把双腿合上，邢俊却先一步把双手撤开。他真的挺君子……没有让我失望……

「我不会反口的……」他恢复站立，跟我耳语：「说好的，小飞叫我碰你的胸，我自己想摸你的腿……我不会越界……」

听见他的承诺，我彷佛放下心头大石，但又好像有点……失落……难道，我竟有一丝半点……期待他……越界？

邢俊没有给我多想的空间，轻托起我的瓜子脸，他的唇片又热切地印上我的珠唇：「啜……」

「啜……啜……」我再一次……依了他。已忘记是第几趟了，我们慢慢地四唇相触、互碰、揩吻……我总算把持得住，没有张开嘴巴……否则，他会否想尝试与我……湿吻？

他的左手，也驾轻就熟地，从我裙背上敞开的拉链间，探进解了扣子的胸围罩杯里，搓摸着两团乳肉。整张手，轻挤乳球；以指尖，漫游乳沟；用掌心，旋磨乳蒂……

多变的手法，教我备受冷落了一阵子的两点红豆，又再竖立起来，被他用指缝一开一合地夹弄，集中亵玩：「乳头又变大了……像根小圆柱，好立体哦……」他的右手，亦没闲着……下垂于我的右侧，五指舞动，拂拭我的膝盖、大腿，从下、到上；由外、而内……在最娇嫩的玉腿内侧打圈，轻抚最敏感的腿根深处……

二度来到大腿尽处，他只动一根食指，在我内裤边沿上，来回往返……指甲、指尖一次又一次地划着直线，间接刺激着内裤斜边里，女人最重要的地方……感觉……好矛盾……好怕他会忽然反悔，将指头……潜进我的内裤里……另一方面，他只在裤外搔扰，却又叫人感觉……有所不足……我不由得双脚软了，全身乏力，只好往后靠在他身上……他穿着西装的胸膛好厚实……让我很放心地依靠……

蓦地，我感到邢俊的右手后移，掀起了短裙后端，然后他的裤裆，便紧贴上我的内裤后方……虽然隔着彼此的衣物，但我的臀部，仍然很分明地，感受到他的分身……

好热、好大、好硬……如非我穿着内裤，他西装裤里的家伙，就会顶在我两片臀肉之间……

邢俊的那里……究竟有……多长……？……多粗……？我竟……遐想翩翩……

额角、香腮、桃唇、耳珠、颈项，被深情地吻着、亲着——乳房、乳沟、乳晕、乳尖，被热情地把玩、调戏——大腿深处，被恶意地挑逗、撩拨——

臀部，被蓄势待发的雄性器官，硬顶、磨擦——除了私处没被触及，我遍体能唤起女性快感的部位，尽皆落在邢俊手里，被他温柔地、尽情地、彻底地，持续进攻……

他的鼻息、手掌、裆部的热度，感染了我……我觉得全身都慢慢……滚烫起来……脑袋茫茫的……明明站着，却好像在飘浮……好有感觉……邢俊的三路挑逗……勾起了我的……欲求……我突然惊觉……内裤里的两腿之间……竟渐起了……一股……暖热……湿……湿了……？我居然因为丈夫安排的『换偶』……跟一个素未谋面的男人……在毫无感情基础下……被他的前戏……挑起了快感……兴奋到……那个地方……湿了……？

「熙媛……」我被自己的身体反应吓怕之际，邢俊亦好像亢奋至难以自控，裤裆使劲地顶着我的臀后：「我好想碰碰你的……那里……」白色短裙下，他的右手已摸在我内裤裤头上，开始逐寸向下：「让我摸摸……好吗？只在内裤外面……摸一会儿……」

他的手按在内裤上，隔住布料，摸索到我的……耻毛，磨擦出细微的声响：

「我会让你……很舒服的……」

手指贴着内裤下移，越来越接近三角位置……邢俊似乎更加按捺不住了——他突然挺粗犷地，用牙齿一啃我的耳珠；左手拇指、食指也同时着力，一捏我的左乳乳蒂……

「哎……」自开始被他调戏以来，我终于首次忍不住轻吟一声……敏感的耳垂、乳尖忽然被粗野对待，我虽微觉痛楚……但痛苦中……却竟又泛起了……快感……不……不行了……体内的……那一道暖流……快要涌到……双腿间的……出口……

邢俊的右手，眼看就要碰到我白色内裤的最底部——「停、停……」最后关头，我睁开眼来，双手抓住邢俊的右手，不让他摸到我内裤的最下方：「停、停下来……」

镜映上，邢俊立刻住手，满面歉意：「弄痛你了吗？对不起……」恰恰相反……他不是弄得我太痛，而是叫我太有感觉了……如果我不制止他的手，被他隔裤碰上我的……私处……就会被他洞悉，我对他的调情，反应竟是这么强烈……

我万不能被邢俊和丈夫晓得……我已经几乎……湿透了……我绝不想让他们知道，我竟对认识不到半小时的男人，泛起情欲……如果他们发现了，我真的……无地自容……

我直视镜墙，望着邢俊，和房间另一边看不见的丈夫：「我说过……我喊『停』时，你……你们就要让一切……停下来……」「抱歉，是我过份了……」邢俊闻言，便把两手从我身上移开，再次诚恳地跟我道歉……又一次让我……感觉好受得多……丈夫，则是沉默良久，才从天花板上的扬声器，传来一声：「嗯……」这等于宣告，丈夫同意让这次『换偶』，到此为止，邢俊大可走了……但出乎我意料，他竟细心地替我扣回胸围，拉上裙背的拉链，与及将被褪下的袜裤重新拉高……令我不用继续保持一身狼狈不堪的容姿……脱我衣服的，是他；为我恢复尊严的，也是他……我心情矛盾地，轻声地向他说了一句：「谢、谢谢……」

邢俊点了点头，从我身后走开：「祝你和小飞……以后生活愉快。」我目送着他，打开房门，离开……想到这第一次『换偶』，也应该是最后一次，那我以后，大概再见不着他了……我无端的，有着点点……失落……镜墙上的暗门开启，是丈夫走过来了。他几乎是用跑的冲向我，一把就将我抱住：「老婆……你干得太好了！」

眼前的丈夫，眼神狂热，满面通红，喘着大气：「我一直……看得……好兴奋！」

他二话不说，在房间里的豪华大床上，推我躺下，两手急不及待地，扒下短裙、袜裤、内裤：「我就是想看见你这样……想看见你被其它男人亲你、摸你……」

「你看……我多兴奋！」完全没管我的反应，他一下就进入了我的身体：

「是不是……很硬？」

喔……的确……比他平时……来得……更长……更粗……更硬……这都归功于……我刚才的……牺牲？

丈夫动了起来，速度……力度，都是我们新婚这半年来的……最佳表现……他真的很兴奋吧……十多年来的性幻想，终于成真……爱妻终于遂他所愿，被其它男人冒犯……

他亢奋地在我体内冲刺着……我却竟没有多大快感……这明明是他婚后最像男人的一次了……可是，脑海内尽是复杂的念头，令我难以全心享受这场……性事……

忆及适才种种，我好后悔、好羞耻……不过，兴在头上的丈夫，似乎毫不察觉……就连我的……私处……何以一开始就如此……湿润，他也没在意……我还担心，他会知道，是邢俊让我……湿起来的……不单止勃起后的大小、硬度……丈夫连持久力，也远胜平时……他勤快地……抽插着……继续表现得很高兴……我只能悲惨地说服自己……我答应这次『换偶』，勉强也可说是……对的？

「老婆……」丈夫忽然亲上我的耳朵：「刚才……邢俊亲你时，你有甚么感觉？」

太过份了……他……怎么问得出口？

「别、别说……」我哀怨地看着他。

他却不肯放过我：「他摸你胸部时，你觉得讨厌、呕心？」丈夫的说话，活像唤起我犹新的记忆……之前邢俊双手于我双峰留下的触感，似在重现……

丈夫用两手搓我双乳：「还是觉得很……刺激、兴奋？」舒服……邢俊的爱抚，让我好舒服……尤其是……他用两根手指轻搓我的乳头时……

我诧异地发现……丈夫的抚摸……挺进……开始令我有感觉了……但引起我快感的，却是他迹近变态的发问……与及我因此而回想起的……邢俊对我作过的前戏……

「你和他亲嘴时……我看得……好兴奋……」丈夫湿吻着我，吞头动得无比疯狂：「啜啜……」

我的丁香小舌，回应着丈夫……却又想起，和邢俊唇片触碰的轻吻……我竟禁不住幻想……如果现在舌吻的对像，不是丈夫，而是邢俊，到底会……我的脑袋……是不是坏掉了？和深爱的丈夫亲热……我竟在幻想另一个男人？

「邢俊的技巧……比我好，是不是？」丈夫讲着自贬的说话，换来的是下半身更加粗壮：「他让你有快感吗？你会不会……想和他……做爱？」「没……没有……」我羞赧闭目，把头侧开：「不要……再说……」瞧见我的羞态，丈夫变本加厉：「熙媛……老婆……我最喜欢……幻想其它人……干你……你现在……就当我是邢俊吧！」「是邢俊在亲你、摸你、插你……然后……你觉得好兴奋……」丈夫的腰背动得极快……幻想邢俊……插我……会令他变得这样……厉害？

「不……你别……再说……」我偏着头，不敢看他，但合上眸子后，漆黑的眼前，如同被他的话语影响……当丈夫……是邢俊？是邢俊在亲我、摸我……插我……？

心不身己地……我不觉幻想起来……身上的男人，不是丈夫……而是外表更英俊，态度更温柔，能力……更强的……邢俊……丈夫的嘴，变成邢俊的嘴……丈夫的手，变成邢俊的手……丈夫的……那话儿……变成邢俊的……是邢俊……在湿吻我……在吮啜我的乳房……在插入我的……那里……我失控地性幻想，无法自拔……我好有感觉……下体更加湿了……全身发烫……「嗄……嗄……」丈夫的下盘越动越快、越插越深，按以往的经验，我知道他快将爆发……而我也感到自己，在下嫁半年后，终于首次接近……高潮：「老……老公……」

「不要叫我……老公……叫我……邢俊……说……邢俊……射在我……里面……」

这种羞煞人的淫语……我怎说得出口……？可是……其实……说说……又何妨？又不是……真的……能令丈夫……更高兴……就配合一下他吧……「邢、邢……俊……射……」我逐一吐出禁忌的句子，犯罪般的快意，使我率先攀上高潮：「……射在……我……里面……！」「好、太好了……全部……射给你吧！偷汉的……汪太太！」听见我离经叛道的呻吟，丈夫亦忍耐不住，奋力挺进，向我施予……生命的种子……浸沉在六个多月以来，人妇首度尝到的鱼水之欢……我隐约感到，丈夫今次的……发射……份量也是……前所未有的多……说不定，我因此就能怀上孩子了？

从青少年时代种下的性幻想、十数年来积压下来的『换偶』欲望，今日终于得偿所愿……丈夫在发泄后，活像解脱了一样，竟在顷刻间火速入梦……相反，愉悦过后，我却难以放松下来……几日来发生的这整件事……教我……

特别是刚才……虽说是丈夫在诱导我……但我怎么会放纵得……幻想在跟……邢俊……亲热……？而且……我还因此……兴奋……高潮……莫非……原来在我心底里……也如丈夫一样……潜藏着……『换偶』的……异常心理……？

不，我怎会是这种水性女子？重重地一甩头，我打断胡思乱想……『换偶』……这是第一次，也是最后一次了……我只能如斯为自己开脱……我看着身畔熟睡的丈夫，摸着自己的肚皮，寄望能……一索得男……也希冀，丈夫的心魔既已得到满足，『换偶』歪念，会从此消除……往后，我们的……性生活，将幸福美满……

事后，回想起来，是我……太天真了……

我，熙媛……换偶……之路……

才正要开始而已——

【完】